



家教

叶
辛

7.5
4

家 教

叶 辛

内 容 提 要

这是青年作家叶辛新的力作。写的是留美博士、德高望重的医院院长倪维宇怀着良好的愿望精心安排了儿女们的婚事，却给儿女带来了深深的不幸。书中围绕着父亲与儿女以及四对中青年夫妻的婚姻、爱情纠葛，描写了他们不同的生活，展示了他们不同的爱情观、婚姻观、伦理道德观，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故事性强，充满着当代生活的情趣。

家 教

叶 辛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 印张 2 插页118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书号：10355 · 676 定价：1.05元

Bk5602

1

福仁医院的下班铃响了。在上海春天的傍晚，这铃声显得有点嘈杂，有点震耳。

倪维宇院长瞅了客座上的中年人一眼，客人也正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盯着他，铃声对他根本不起作用。是的，只要不明确答复，这位客人就会一直磨缠下去，管你啥下班不下班。

倪维宇院长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抹拭了一下太阳穴。这位客人姓啥，叫啥名字，他全记不住了。只记得他好象是报社的记者，《文汇报》或是《解放日报》，来找倪院长的目的，是希望在他的妻子动手术时，由倪院长主刀。当然罗，不是在上海滩有点身分的人，是提不出这种要求来的。他们甚至想都不敢往这上头想。记者嘛，那又另当别论了。倪院长心头非常清楚，上海的这两张报纸，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报，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得罪了报社记者，将来不知什么时候，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是真正的吃不消。答应下来嘛，唉，这些病人家属哪里晓得倪院长的苦衷。

于是局面便僵持下来。

倪院长照样在办公桌旁端端正正坐着。右手的手指在沙

发椅扶手上轻轻叩击着。其实，每天到这下班时分，忙碌了一整天，他已甚感疲倦，腰也有些痠。但客人在座，他有啥办法。

客人大约也找不到话讲了，在无目的地拨弄着自己的手指头。但他就是有这点坐功；坐着不走，看你怎么办？

“叮铃铃铃……”

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了。倪院长身子微向前倾，一只手扶着桌沿，慢条斯理地抓起了话筒：

“喂……我就是……哦，是光辉灯具厂啊，久违了……啥，你讲啥，嗯，我听着、嗯……嗯……嗯……”

倪院长约摸接连“嗯”了十几声，最终客气地道：“谢谢，谢谢你及时给我通了气。”

搁下话筒以后，倪院长脸上的气色好了一点，电话里似乎给他报告了好消息。他的背脊往沙发椅上一靠，微带点笑地对客人道：

“话，刚才我都讲了，你好象仍旧迷信我……”

“不是迷信，”记者急忙申辩，“倪院长，谁不晓得你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十把刀之一，誉驰……”

倪维宇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往下说了：“今天上午，报社老张打电话来，我就表示，如果病人家属都这样提要求，那医院里就热闹了，对吗？”

“我爱人是特殊情况，她是演员……”

“听说了，听说了。这样吧，手术我做……”

“哎呀，那真感激不尽了！”记者用同他年龄不相称的敏捷跃了起来，一把抓住倪院长的手，连连摇晃着，他那微秃的额头上，也泛出一片亮光来。“有你这句话，我晚上睡得着

了。”

倪院长笑出了声，伸出食指点了点他：“不过你不相信中青年医生的思想，还是得改！”

“那是当然，当然。”记者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笑容。

客人走了，倪维宇院长颓然坐在沙发椅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墙上的电子石英钟已指向六点一刻，他却丝毫还没有回家的意思。

刚才光辉灯具厂打来的那只电话，把他的情绪全破坏了。

灯具厂那位很能干的齐厂长，在电话里对他讲，倪院长的宝贝小女儿倪梦琳，调到展销门市部之后，又出事情了。据反映，梦琳和门市部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同志，谈起了恋爱。按理这是很正当的事情，可那位男同志是个身边带有一个四岁的儿子的鳏夫。齐厂长觉得，这件事“交关讨厌”。由厂方或是门市部出面做工作，有干涉自由恋爱之嫌，而且很可能碰一鼻子灰。所以他觉得有必要给倪院长通只电话，把情况反映给家长。

齐厂长的良苦用心，倪院长完全心领神会。

要不是客人在座，他可以向齐厂长详尽地了解一下情况；当时碍于客人面对面坐着，倪院长只好以一连串的“嗯嗯嗯”表示听明白了，在外表上不露一丝儿不悦。

那位中年记者，也许还不晓得，完全是由于这只电话，扰乱了倪院长的心绪，才使倪院长慨然应允主刀的呀。

“滴滴！”

两声短促的喇叭从楼下的停车场传来，那是司机小徐在催促院长下楼，该回家了。

倪院长不便再耽搁，略微收拾一下，关上了朝南的窗子，离开了院长室。

“倪院长，下班了？”步下楼梯的时候，值班的妇产科护士长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嗯，回家去。”倪院长随口应着。

走下三层楼梯，走出长长的一截走廊，不断地有人和倪院长打招呼，皮肤科的、小儿科的、耳鼻喉科的、神经科的——都是来值夜班的——有些人倪院长叫得出名字，有些人的名字实在叫不出，只能凭脸庞，晓得是福仁医院的医生或是护士。他一边客气地同他们打着招呼，一边急急地走出了楼厅。

小徐已把车门打开，倪院长坐进轿车，不觉一怔：“汪书记还没下来？”

“汪书记下午有会。”小徐简短地答了一句。

倪院长“砰”一声带上车门，上海牌轿车鸣了两声喇叭，开出了福仁医院。

倪维宇院长的家离福仁医院七站路，坐公共汽车，要换乘一辆车，还要走一截路。因为倪院长家所在的那条马路，还没通公共汽车。

升任院长之前，对他这个具有博士头衔的外科主任，福仁医院就用轿车接送上下班。当了院长，坐轿车更成惯例了。小轿车鸣着喇叭开进同祥里，常常惊得在弄堂当中走的人纷纷往两边避去，并且习惯地回头望一眼。认出是倪院长坐的轿车，上了年纪的人，还都要朝轿车扬一扬手，或是颌首微微一笑，算是同倪院长打招呼。

同祥里是所谓高档的新式弄堂房子，建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外形上参照了西式洋房，内有煤气、卫生设备，二楼有阳台。一式的假三层楼，一幢幢毗连。主弄之外，左右分别有五条支弄。由于统一格式的楼房统统漆成咖啡色，弄堂里的卫生又抓得好，一进同祥里，就给人一种舒适感。

倪院长的家在左侧第五条支弄的12号，小徐每回都把轿车直接开到主弄的尽头，倪院长下车后，只需走三四十步，就可以从后门进家了。

后门照例半开着，灶披间里装着自来水龙头，还有四户人家的煤气灶，进进出出的人多，又是下班时候，要关也关不住。

今天倒好，灶披间里没有往常的热闹劲，只有板箱店老板娘站在自来水龙头前，背朝着灶披间洗菜。倪院长舒了口气，可以免却同好几张嘴打招呼了。

倪院长穿过灶披间，拐一个弯，踏着楼梯上去了。12号楼下住着四户人家，二楼和假三层，全部都是倪院长家的。倪院长刚踏上二楼，阳台左侧厨房里的拖鞋嗒嗒响，妻子周静梅走到厨房门口，柔声招呼着：

“维宇，你回家了。先在客堂间歇息。”

倪院长不象往常那样，朝妻子点个头就进客堂间去，而是站在门口，瞥了妻子圆圆的脸一眼，问：

“梦琳回来了吗？”

“哎呀，我只顾烧饭，倒还没注意哩！”周静梅失声道，同时疑虑地瞅了倪院长一眼。

倪院长也正严厉地瞪着她。周静梅有点不安了，脸上掠过一丝慌张，放声喊着：

“梦颖，梦颖。”

“喂。”厢房里传出大女儿回答的声气。

“看看梦琳回来没有？”周静梅又溜了丈夫一眼关照道。

“好的。”厢房里传出脚步声，梦颖走出来了，一眼看到父亲，便站定在门口笑着招呼，“爸爸回来了。我给你打洗脸水去。”

“哦不，”倪院长爱抚地瞅了大女儿一眼，摆摆手，“你先看看梦琳在不在？”

梦颖走下六级楼梯，敲敲亭子间的门：“梦琳、梦琳……爸爸，她还没回家。”

倪院长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往客堂走去。

“爸爸，你洗个脸！”

倪院长一脚刚跨进门槛，大女婿源华端着一脸盆水，从厨房里跑出来，几步下了楼梯，把洗脸水直端到倪院长跟前。

倪院长把手里的拎包往门旁的椅子上一放，接过女婿手中的脸盆，赞赏地瞅一眼女婿结实健壮的身架子，然后洗起脸来。

金源华毕恭毕敬地在旁边站着。

“源华，厂里忙哦？”

“忙。不过没关系，我身板强壮。”

“翻砂是很累的。”

“累是累，我也习惯了，嘿嘿。”

翁婿之间讲话时，梦颖用眼角斜了丈夫一眼，似要提醒金源华什么，但金源华没觉察，梦颖抿了一下嘴，回身走进厢房去了。

倪院长洗完脸，把毛巾放进脸盆，刚要俯身去端，金源

华早抢在他之前，把脸盆端起来了：

“爸爸，我来。”

看他转身要去倒水，倪院长提醒似地说：“看见梦琳回来，喊我一声。”

“好的，爸爸。”

“梦岩和蓓莉回家了吗？”

“在三层楼上看书呢。”

倪院长点了点头，走进客堂去了。

从厢房里，传来梦颖在给女儿眉眉讲故事的声音：“……黄莺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家，立刻答应了人们的要求。它骄傲地对着山后唱起来，可是太阳不肯出来……”

倪院长在床边的沙发上坐下，仰脸靠在沙发背上，他只觉得比以往哪天都烦躁。

倪院长的家教，在福仁医院、在医学界、在同样里上千户人家中，都是出了名的。

外人都以羡慕、赞赏的口吻谈起倪院长的家。说这个家庭是浑然一体型的。家人之间互助互谅、相敬如宾，充满了温暖和睦的气氛，是幸福而又美满的。倪院长和老伴周静梅，一个是出名的外科医生、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当院长，一个干家务。照现代某些人的观念，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老两口因此就有了明确分工，按各自的所长来维持家政。是的，在外人眼里，这一对老夫妻各自都把对方视为从一而终的终身伴侣，且是牢不可破的、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他俩一道走出弄堂，就给人一种白头到老的一体感，让人联想到他们那友好而安定的家庭。瞧他俩相亲相爱

的样子，人们会觉得，如果其中一个甩手而去，另一个随后也会离去的。当然，上千户人家的弄堂，哪能千口一词呢！也有人说，“一体型”的家庭，并不是完美的，尤其是那种固定程式的分工，很多人会感到受不了。倪院长听到这种议论，一点也不生气，相反还眯眯含笑地颌首道：

“我承认，这不是十分完美的。但它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夫妻关系的典型。”

正由于有了这种夫妻关系的统一，倪家的子女才会受到感染，才会对父母亲那么恭敬孝顺，说一不二。

只是，近年来，倪院长的家教，在小女儿梦琳身上有点不大灵光了。

梦琳排行老四，是家里最小的。兴许由于从小受到过分的溺爱，长大了竟同两个姐姐的性格截然相反。她热情、活泼，一点点小事情，莫名其妙的，她也会“咯咯咯”笑一通。自己笑不算，还能把别人也引得笑起来。有几回，倪院长被她笑得憋不住，也只得摇摇头，跟着无声地笑起来。倪院长是不喜欢这种过分开朗的女性的。别看他是美国留学生、医学博士、堂堂福仁医院的院长，他中意的是温顺、娴静的女性，为此，他也希望自己的三位千金，全都成长为贤淑、端庄、温柔的人。他不喜欢梦琳已在逐步形成的性格，不喜欢她“那副腔调”。

这些还都不要紧，都只能算是小事，倪院长并不以为然的。使倪院长恼火并下决心“改造”梦琳的，是去年光辉灯具厂发生的那件事。

“倪院长啊，梦琳……你那宝贝小女儿梦琳，你得管一管了！”光辉灯具厂的齐厂长，一面孔好好先生相的胖圆脸上紧

皱着眉头，在倪家客堂间的沙发上一坐下来，就讲开了，“再不管，她在厂里可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风流人物了！”

“啥？风流……”

“是啊！这几年，她在宣传科干得好好的，厂里好多人都夸她。这次也不晓得是受了啥影响，多半是同那些讲吃讲穿的女工混得太熟了。她会跳出来那么一番话……”

“到底是哪能一桩事？”

“厂里贴出了张宣传画。画面上是喜好穿着打扮的姑娘，站在光荣榜跟前低着头沉思。团总支买了这张画在每个车间张贴，目的就是想教育教育那些一天到夜只晓得买衣料、裁衣片、讲吃讲穿的青工。这张画贴出来之后，引起厂里青年工人一番自发的辩论，有的说这张画好，有的说好个屁，双方争得很激烈。团总支根据我们的意见，组织了讨论会，想以这种形式，引导青工走正道。不料，就在讨论会上梦琳讲了一大段话，一下子把个好端端的讨论会搅了。团总支、我们厂领导中好几个人，对她都是一肚皮意见。有人正式向总支书记提出，说梦琳有这种思想，不能在宣传科干，要她下车间当工人。你看看，倪院长，我这个当厂长的……”

倪院长相信，齐厂长讲的全是真心话。不是碰到左右为难的事，他决不会专程上门的。瞧，他还专门挑梦琳上班的时候到家里来，可见用心良苦。倪院长的眉心也皱了起来：

“梦琳在讨论会上讲点啥？”

“你可以听听。”齐厂长从那只早已过时的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只单声道收录机，在手里扬了扬道，“我把团干部录下的磁带带来了。”

梦琳的发言是以瞧不起人的不屑口气开始的：

“喂，你算了吧，让我也讲几句。大家看啊，看啊！先仔细看看这幅画，看看这位女青工。瞧，她的梳妆自然、大胆，衣着新颖、不落俗套，我也真希望穿这么一身服装来上班……”

一阵笑声逼得梦琳的话停顿了片刻。声音是现场录下来的，形象极了。倪院长闭目听着，真以为梦琳就在他跟前说这一番话。

“你们只要长着眼睛，都能看到，这姑娘漂亮极了，体态秀美苗条，加上画家那明亮和谐的色彩、细腻动人的造型，确实确实的，给人一种美的感觉。然而，不难看出，这幅画的主题，却是在谴责这种美、排斥这种美，把某些青年身上的消极因素归罪于这种美。十分明显地在爱美与先进人物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借此告诉欣赏的人，追求生活的美和模范人物是互相对立的。女青年工人之所以上不了光荣榜，就是由于她那身打扮。爱美就不能当先进；反过来，先进青年就不能爱美，只能穿肥大的工作服，看不出腰身的箩筐裤子。难道这不荒唐吗？……”

一阵哄笑声再次打断了梦琳的话。即使是在录音磁带里，倪院长也能听出来，这阵笑声是那么放肆、那么粗野，明显地带着对梦琳的赞赏。

“画面上表现的，女青年工人站在光荣榜面前沉思默想的，恰恰是在美和先进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我认为，这样的立意本身就不值得团组织兴师动众的宣扬，别说还要引导我们什么什么呢……”

“讲得对头！”

“全是阿拉的心里话！”

“不要看她象个嗲妹妹，心思同我们是一样的！”

.....

就是梦琳这番无法无天的讲话，促使倪院长下了决心：请厂里把她调出宣传科，安排到一个日常接触人较少的部门去。

倪院长晓得，齐厂长是会办的，他是会给自己这点面子的。还在梦琳读名义上的高中时，齐厂长的女儿患风湿性心脏病，屡治不愈，发育之后也无好转，已到了非动手术不行的地步。而这种手术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的。由于齐厂长女儿的心脏病拖的时间长，主刀的中年医生也感到没有把握。照惯例，院方找来了齐厂长夫妇，郑重地进行了一次谈话，对夫妇俩摊了牌：不动手术，拖下去，孩子只有一个归宿；动手术，有可能好，但没有绝对把握，要有思想准备。家属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可以坦率提出来。齐厂长也不知是怎么晓得倪维宇这个名字的，他提出要求，让倪维宇大夫主刀。由倪大夫主刀，即使女儿有个三长两短，他也认命。倪维宇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他女儿动了手术。术后那姑娘痊愈得快极了。倪维宇非常高兴，他对齐厂长说，这是姑娘青春蓬勃的生命力战胜了死亡，恢复得那么快，简直算得上奇迹。而齐厂长却认定，是倪大夫妙手回春，救了他女儿一条命。他要给倪大夫有所报答，于是乎，他对倪大夫大谈了一番灯具经，从皇冠壁灯、绣球罩壁灯，谈到松花罩吊灯、菠萝吊灯，又从各式吊灯，谈到玉桔吸顶灯、变色缀景灯海狮母子台灯……倪维宇虽说是美国纽约州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博士，见过大世面，但也从未想到，光是灯具，就有那么多花样经。有辰光的时候，听齐厂长讲讲，倒是一件开眼界、长知识的事。齐厂长讲这番灯具经，意思很明白，你倪大夫喜欢哪一种，只管开口好了。齐厂长还告诉倪大夫，在光辉灯具厂有个不成

文的规矩：凡本厂职工，每年都可以按成本价钹买两件灯具，不属于“后门”之类。倪大夫完全懂得齐厂长的心意，但他对齐厂长的好意婉辞了。为此，齐厂长总觉得过意不去。当在无意中听说梦琳没有考上大学，考工时被手工业局录取以后，他主动跑到局里面劳资处，把梦琳要到光辉灯具厂，并且把她分到厂宣传科当了轻轻松松的小科员。

现在，梦琳自己不争气，倪院长主动提出把她调离宣传科，想来齐厂长是会办到的。

果然，在倪院长说过这话后不久，齐厂长的电话来了：厂里想把梦琳调到灯具展销门市部去，不是在门市部当营业员，而是在门市部里面坐写字间。一间办公室里，天天上班的只有四个人。加上营业员，整个门市部也只十三个人，接触面是不大的。

倪院长当然是满心欢喜、十分中意罗！

他哪里想到，梦琳去门市部仅仅一年，又会出事情呢！找上了一个嫖夫，一个“拖油瓶”^①！倪院长心中郁积着不可抑制的怒火。真亏她做得出来，这个梦琳，她把自己这个当父亲的台全坍尽了！

而倪院长更为恼火，更为说不出的，是梦琳的这次所谓恋爱，恰恰是在他的导演之下发生的。要是他不授意齐厂长调动梦琳的工作，也许梦琳永远不可能认识那个三十多岁的“拖油瓶”！

“……公鸡渴得忍不住了，也去喝水。斑鸠说：叫你挖塘

① 在旧社会，上海一带习惯于把带着儿女改嫁的妇女蔑称为“拖油瓶”，而在这篇小说里，倪维宇等是故意借用这称呼，以表示对梦琳的男朋友李阵的蔑视。

你不挖，别人挖好你享现成的。你这种懒汉呀，雷公公会把你劈死的……外公、外公，”刚满六岁的外孙女眉眉手里捧着一本彩色连环画，一边有口无心地念着，一边走进客堂间来喊倪院长。

倪院长瞅了一眼眉眉，敷衍道：“唷，眉眉，你嘴巴里读啥呀？”

“讲故事，我都背得下来啦。外公，你看我背得对不对？”眉眉把彩色连环画塞到外公怀里来，不待他翻开，便又昂着脑袋朗声背下去，“公鸡害怕天上的雷公公来劈它，喝一口水，就抬起头望望天；再喝一口水，又抬起头望望天。外公，你看着书呀，看我背得对吗？”

倪院长还没找到外孙女背的那一页呢，他点着头说：“背得对，对……”

眉眉又继续往下背：“从此，它每喝一口水，都要抬一次头。”

“唷，有意思，眉眉，你的故事很有意思。”倪院长瞅着外孙女一副天真的样子，郁闷恼怒的情绪稍好了些。他揪揪眉眉的小辫子说：“外公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可念不到这么有意思的书……”

“那你念什么呢？”

“念啊，哟，你听着，”倪院长翕着眼睑，摇头晃脑地用拖腔背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必勤学，文章可立身……”

“听不懂，听不懂。”眉眉吵吵起来打断了外公的朗读，“你是老和尚念经……”

“啥？”倪院长的两只眼睛一睁。

“老和尚念经。我不要听，不要听！”眉眉用两只手去塞耳朵，撒起娇来。

门外，响起梦颖的叫声：“眉眉，喊你叫外公的，你叫到哪里去了？”

眉眉被这一喊声提醒，两只手从耳朵上放下来了，正正经经地说：

“外公，外婆喊你吃饭了。”

“哦。”倪院长不觉环顾了一下客堂间，只顾凝神沉思，没察觉天色已暗下来了，“那我们一道去洗手，好吗？”

“我洗了，外公。”

“乖。”倪院长牵着眉眉的手走出客堂，随口问了一句，“小阿姨回来了吗？”

“没有。”

倪院长心头又是一阵不悦。吃晚饭时间还不回来，野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是那个“拖油瓶”把梦琳骗出去了！

走到客堂左侧，步下六级楼梯，在浴间里洗净了手，倪院长又顺梯而上，来到灶间里吃晚饭。

灶间里的饭桌已经拉出来，六菜一汤和碗筷全已摆好。盛好的几碗饭，冒着缕缕热气。大女儿梦颖在替眉眉安小饭桌，一只方凳边放一只小矮凳，一碗饭，一碟子菜。这是倪院长家的规矩：小孩子十岁之前，一律不能与大人同桌吃饭。大女婿源华在水池边搓揩布，水声哗啦哗啦响。三儿子梦岩和三媳妇干蓓莉，木然靠壁站着，见倪院长走进灶间，各人轻轻叫了声爸爸。周静梅见倪院长走进灶间，就放声说：

“爸爸来了，坐下吃饭吧。不要等梦琳了。”

倪院长落座之后，几个子女跟着坐下来。照例，大女儿